

新法

历史参考书

五

高等小學校用

新法
歷史參攷書

五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新法
歷史參考書第五冊目次

一 農工商的原起

二 階級制度的破壞

三 家族制度的來歷

四 周以後的社會生活

五 兩漢外戚之禍

六 晉宗室之亂

七 晉時的風俗習慣

八 唐武人之禍

九 唐時的社會狀況

十 宋時的黨爭

十一 南方發達

十二 明宦官和官僚

十三 科舉制度

十四 清和民國交替的遠因

十五 近代社會狀況

新法歷史參考書第五冊

一 農工商的起

(一)堯典，春言東作，夏言南爲，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。（史記索隱）

帝曰：棄黎民阻饑，汝后稷播時百穀。

（書舜典）按后稷，農官之名，足見當時之重農也。

(二)是月也，

孟春之月

天子乃以元日，祈穀于上帝，乃擇元辰，天子親載耒耜，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，帥王公九

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。天子三推，三公五推，卿諸侯九推。反，執爵於大寢。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，命曰勞酒。（禮記月令） 內宰：「中春，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。」（周禮天官） 古者天子諸侯，必有公桑蠶

室，近川而爲之，築宮仞有三尺，棘牆而外閉之。及大昕之朝，君皮弁素積，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，使入蠶于蠶室，奉種浴於川，桑於公桑，風戾以食之。歲既單矣，世婦卒蠶，奉繭以示于君，遂獻繭于夫人。夫人曰：「此所以爲君服與？」遂副禕而受之，因少牢以禮之。古之獻繭者，其率用此與？及良日，夫人繅，三盆手，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，使繅，遂朱綠之，玄黃之，以爲黼黻文章。服既成，君服以祀先王先公，敬之至也。（禮記祭義）

(三)按近世地質學家，考太古人民進化之度，謂必經過石器時代，而後入金屬時代。我國太古時，亦必先有石器，神農氏時，尙無金屬，故易云：『神農氏剡木爲耜，揉木爲耒。』耒耜以木爲之，可知其尙無銅鐵也。而所

以削之之者，殆亦石斧之屬耳。黃帝時蚩尤作亂，始采鑛銅爲兵器，其後兵器多以鍊銅爲之。春秋以後，始有冶鐵爲器者。吳越春秋干將莫邪鑄劍於莫干山，相傳以爲寶劍，蓋以鐵爲劍，利非銅比，故爲當時所寶也。秦始皇收天下兵器，鑄爲金人鐘鐻，所謂金人鐘鐻，蓋皆銅器，則秦漢以前所盛行之兵器，其爲銅可知矣。陶窯字古止作甸，外从冫，象形，內从缶，指事也。說文古者昆吾作陶，昆吾國名，即春秋衛地，所謂昆吾之墟也。衛地濱河，舜陶於河濱，殆卽此地。據高誘呂覽注、韋昭國語注，昆吾爲己始封之君，吳回祿之孫，陸修之子，時代實在舜前，作陶者常卽其人。

(四) 天子之六工，曰土工，金工，石工，木工，獸工，草工，典制六材。禮記曲禮下

(五) 凡攻木之工七，攻金之工六，攻皮之工五，設色之工五，刮摩之工五，搏埴之工二。攻木之工：輪，輿，弓，廋，匠車，梓，攻金之工：築，冶，鳧，臬，段，桃，攻皮之工：函，鮑，鞣，韋，裘，設色之工：畫，纁，筐，幌，刮摩之工：玉，櫛，雕，矢，磐，搏埴之工：陶，旒。考工記

(六) 狩獵時代，全社會衣食相同，無所謂有無，卽無所謂交易。至由狩獵而畜牧，由畜牧而耕稼，耕稼時代，不能遽廢狩獵畜牧之事，狩獵畜牧者不必耕稼，則於粒食常不足，耕稼者不必狩獵畜牧，則於肉食常不足，旣不足矣，於是有無不得不交通，而貿易之事以起。易繫辭『神農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民，集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』是也。然當時貨幣未興，除以物交易外，大概山居之民，交易以皮，水居之民，交易以貝。

……(近人張亮采中國風俗史)

二 階級制度的破壞

(一)黃帝者，少典之子，(集解譙周曰，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。)姓公孫，名曰軒轅。……嫫祖爲黃帝正妃，生二子，其後皆有天下。其一曰玄器，是爲青陽，青陽降居江水；其二曰昌意，降居若水。昌意娶蜀山氏曰昌僕，生高陽，高陽有聖德焉。黃帝崩，葬橋山，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，是爲帝顓頊也。帝顓頊高陽者，黃帝之孫，而昌意之子也。……生子曰穹蟬，顓頊崩，而玄器之孫高辛立，是爲帝嚳。帝嚳高辛者，黃帝之曾孫也。高辛父曰蟠極，蟠極父曰玄器，玄器父曰黃帝。自玄器與蟠極皆不得在位，至高辛卽帝位。高辛於顓頊爲族子。……娶陳鋒氏女生放勳，娶畝訾氏女生摯，帝嚳崩，而摯代立，帝摯立，不善崩，而弟放勳立，是爲帝堯。帝堯者放勳。……堯立七十年得舜，二十年而老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，薦之於天。堯辟位二十八年而崩。……堯知子丹朱之不肖，不足授天下，於是乃權授舜。……虞舜者名曰重華，重華父曰瞽叟，瞽叟父曰橋牛，橋牛父曰句望，句望父曰敬康，敬康父曰窮蟬，窮蟬父曰帝顓頊，顓頊父曰昌意，以至舜，七世矣。……舜年二十以孝聞，年三十，堯舉之年五十，攝行天子事，年五十八，堯崩，年六十一，代堯踐帝位。踐帝位三十九年，南巡狩，崩於蒼梧之野。……子商均亦不肖，舜乃豫薦禹於天，十七年而崩。……禹踐天子位。……自黃帝至舜禹，皆同姓而異其國號，以章明德。故黃帝爲有熊，帝顓頊爲高陽，帝嚳爲高辛，帝堯爲陶唐，帝舜爲有虞。

帝禹爲夏后，而別氏，姓姁氏，契爲商，姓子氏，棄爲周，姓姬氏（以上俱見史記五帝本紀）。

夏禹名曰文命；禹之父曰鯀，鯀之父曰帝顓頊，顓頊之父曰昌意，昌意之父曰黃帝；禹者，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……帝舜薦禹於天，爲嗣，十七年而帝舜崩……禹於是遂即天子位，南面朝天下，國號曰夏，后，姓姁氏……禹子啓賢，天下屬意焉，及禹崩……啓遂即天子位……帝啓崩，子太康立……太康崩，弟中康立……中康崩，子帝相立，帝相立，子帝少康立，帝少康崩，子帝予立，帝予崩，子帝槐立，帝槐崩，子帝芒立，帝芒崩，子帝泄崩，帝泄立，子帝不降立，帝不降崩，弟帝局立，帝局崩，子帝廩立，帝廩崩，立帝不降之子孔甲，帝孔甲立，好方鬼神，事淫亂，夏后氏德衰，諸侯畔之……孔甲崩，子帝皐立，帝皐崩，子帝發立，帝發崩，子帝癸立，是爲桀……桀不務德而武，傷百姓，百姓弗堪……湯修德，諸侯皆歸湯，湯遂率兵以伐夏桀，桀走鳴條，遂放而死……湯乃踐天子位，代夏朝天下……（史記夏本紀）按集解引汲冢紀年，夏傳四百七

十一年。

殷契，母曰簡狄……爲帝嚳次妃……生契，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，舜乃命……爲司徒……封於商，賜姓子氏……（凡十四代）至天乙，是爲成湯……敗桀於有城之墟，桀奔於鳴條……湯乃踐天子位……（史記殷本紀）按湯革命後都亳（今河南商丘縣）有今黃河揚子江兩流域及奉天西部地，十六傳，至盤庚遷殷（今河南偃師縣）改國號曰殷，故兼稱殷商，及紂爲周武王所滅，凡二十八主，六百六十一年。

周后稷名棄，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，姜原爲帝嚳元妃……棄……爲成人，遂好耕農，相地之宜，宜穀者稼穡焉。民皆法則之。帝堯聞之，舉棄爲農師……舜……封於邠，號曰后稷，別姓姬氏……后稷卒，子不窋立。不窋末年……奔戎狄之間，不窋卒，子鞠立。鞠卒，子公劉立……百姓懷之，多徙而保歸焉。周道之興，自此始。公劉卒，子慶節立。國於豳，慶節卒，子皇僕立。皇僕卒，子差弗立。差弗卒，子毀隤立。毀隤卒，子公非立。公非卒，子高圉立。高圉卒，子亞圉立。亞圉卒，子公叔祖類立。公叔祖類卒，子古公亶父立……去豳……止於岐下……古公卒，季歷（古公少子）立，是爲公季……公季卒，子昌立，是爲西伯。西伯曰文王……自岐下而徙都豐。明年西伯崩，太子發立，是爲武王……九年……東觀兵，至於盟津……還師，歸居二年……率戎車三百乘，虎賁三千人，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……陳師牧野，紂聞武王來，亦發兵……距武王……紂兵皆崩畔，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，蒙衣其珠玉，自燔于火以死……封諸侯……（史記周本紀）按武王都鎬（今陝西長安縣西南），奄有黃河揚子江兩流域，及奉天西部之地，傳至幽王，爲犬戎所滅，是爲西周。幽王子平王，遷都洛陽，傳至赧王，爲秦所滅，是爲東周。凡三十八主，八百六十七年而亡。秦之先，帝顓頊之苗裔……大費……佐舜調馴鳥獸……是爲柏翳，賜姓嬴氏……費昌當夏桀之時，去夏歸商，爲湯御，以敗桀於鳴條……嬴姓多顯，遂爲諸侯。非子居犬丘，好馬及畜，善養息之。犬丘人言之周孝王，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……孝王……使復續嬴氏祀，號曰秦嬴……（史記秦本紀）按柏翳卽

伯益數十傳至始皇，乃滅六國，稱皇帝。傳三帝凡十五年，爲楚漢所滅。

按以上黃帝至秦，爲天子者皆貴族之證，未有平民爲天子者也。課文兼五帝相傳，三代與秦之興亡，故不厭詳備。錢塘夏氏之說云：『商周秦未有天下時，其先世皆爲諸侯；蓋自黃帝至秦，從未見有平民而爲天子之事。』

(二)按舜相堯，禹相舜，舜禹皆貴族，不必言矣。舜所舉之八元八愷，乃高辛高陽之後；所殺逐之渾沌窮奇，桀饗，亦帝鴻少皞顓頊縉雲之孫。自黃帝至東周，蓋亦鮮有以平民爲卿相者。惟商之伊尹傳說，周之太公望，似爲平民。然史記殷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：『伊尹力牧之後。』史記稱『阿衡欲干湯而無由，乃爲有莘氏媵臣，負鼎俎以滋味說湯，致於王道。或曰伊尹處士。』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其先祖嘗爲四嶽，封於呂。呂尚以魚釣干西伯，或曰嘗事紂，或曰處士，皆不一其說；究之不能斷定其爲平民也。

(三)周代階級之制甚嚴，至孔子作春秋始譏世卿。自是用人亦漸不拘資格，如楚舉申鮮虞於僕賃，晉舉屠蒯於庖廚，管仲之舉盜，晏子之舉囚，趙文子舉管庫之士，公叔文子舉家臣，是也。至于寧戚以飯牛歌干齊桓，已開戰國策士之漸焉。戰國則門閥之風，蕩然掃地……不論新舊，不問親疏，苟有奇才異能，雖仇必用，雖姦必薦……（中國風俗史）

(四)平原君趙勝者，趙之諸公子也。諸子中，勝最賢，喜賓客，賓客蓋至者數千人……平原君家樓臨民家，民

家有覽者，槃散行汲。平原君美人居樓上，臨見，大笑之。明日，覽者至平原君門，請曰：「臣聞君之喜士，士不遠千里而至者，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。臣不幸有罷癯之病，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，臣願得笑臣者頭！」平原君笑應曰：「諾！」覽者去。平原君笑曰：「觀此豎子，乃欲以一笑之故，殺吾美人，不亦甚乎？」終不殺。居歲餘，賓客門下舍人，稍稍引去者過半……平原君乃斬笑覽者美人頭，自造門進覽者，因謝焉。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。是時齊有孟嘗，魏有信陵，楚有春申，故爭相傾以待士……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，子孫代後，竟與趙俱亡……（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）

（五）魏公子無忌者，魏昭王少子，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……公子爲人，仁而下士，士無賢不肖，皆謙而禮交之，不敢以其富貴驕士，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，致食客三千人……魏有隱士曰侯嬴，年七十，家貧，爲大梁夷門監者。公子聞之，往請，欲厚遺之，不肯受，曰：「臣修身潔行數十年，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。」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，坐定，公子從車騎，虛左，自迎夷門侯生。侯生攝敝衣冠，直上載公子，上坐不讓，欲以觀公子。公子執轡愈恭。侯生又謂公子曰：「臣有客在市屠中，願枉車騎過之。」公子引車入市，侯生下見其客朱亥，俾倪，故久立，與其客語。微察公子，公子顏色愈和。常是時，魏將相宗室，賓客滿堂，待公子舉酒，市人皆觀公子執轡，從騎皆竊罵侯生。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，乃謝客，就車至家。公子引侯生上坐，偏贊賓客，賓客皆驚……酒罷，侯生遂爲上客……公子自知……以毀廢，乃謝病不朝……日夜爲飲樂者四歲，

竟卒……秦聞公子死，使蒙驁攻魏，拔二十城……（史記信陵君列傳）

（六）春申君者，楚人也，名歇，姓黃氏，游學博聞，事楚頃襄王……頃襄王卒，子完立，是爲考烈王。考烈王元年，以黃歇爲相，封爲春申君……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，春申君舍之於上舍，趙使欲夸楚，爲瑇瑁簪，刀劍室以珠玉飾之，請命春申君客。春申君客三千人，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，趙使大慚……（史記春申君列傳）

（七）孟嘗君名文，姓田氏，文之父曰靖，郭君田嬰，田嬰者，齊威王少子，而齊宣王庶弟也……嬰卒而文……代立於薛，是爲孟嘗君。孟嘗君在薛，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，皆歸孟嘗君。孟嘗君舍業厚遇之，以故傾天下之士，食客數千人，無貴賤，一與文等。孟嘗君待客坐語，而屏風後常有侍史，主記君所與客語，問親戚居處，客去，孟嘗君已使使存問，獻遺其親戚。孟嘗君曾待客夜食，有一人蔽火光，客怒以飯不等，輟食辭去；孟嘗君起，自持其飯比之，客慚自到。士以此多歸孟嘗君。孟嘗君客無所擇，皆善遇之，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……（史記孟嘗君列傳）

（八）文侯受子夏經藝，客段干木，過其廬，未嘗不軾也。秦嘗欲代魏，或曰：『魏君賢人是禮，國人稱仁，上下和合，未可圖也。』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……（史記魏世家）

（九）燕昭王於破燕之後，卽位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，謂郭隗曰：『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，孤極知燕小力少，

不足以報。然誠得賢士以共國，以雪先王之恥，孤之願也。先生視可者，得身事之。」郭隗曰：「王必欲致士，先從隗始。況賢於隗者，豈遠千里哉？」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。樂毅自魏往，鄒衍自齊往，劇辛自趙往，士爭趨燕……（史記燕召公世家）

昭王時，燕人郭隗謂王：「昔有以千金買駿骨者，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。」（長安客話）

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，以延天下之士，謂之黃金臺。先禮郭隗，於是樂毅自魏往，鄒衍自齊往，劇辛自趙往。

（新序）

（十）陳勝，陽城（在河南）人也，字涉。吳廣者，陽夏人也，字叔。陳涉少時，嘗與人傭耕，輟耕之壘上，悵悵久之，曰：「苟富貴，無相忘！」傭者笑而應曰：「若爲傭耕，何富貴也！」陳涉太息曰：「嗟乎！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！」二世元年七月，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，屯大澤鄉。陳勝、吳廣皆次當行，爲屯長。會天大雨，不通度，已失期，失期法皆斬。陳勝、吳廣乃謀曰：「今亡亦死，舉大計亦死，等死，死國可乎？」……吳廣素愛人，士卒多爲用者。將尉醉，廣故數言欲亡，忿恚尉，令辱之，以激怒其衆。尉果笞廣。尉劍挺，廣起，奪而殺尉。陳勝佐之，並殺兩尉。召令徒屬曰：「公等遇雨，皆已失期，失期當斬。藉第令毋斬，而戍死者固十六七。且壯士不死即已，死即舉大名耳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？」徒屬皆曰：「敬受命。」乃詐稱公子扶蘇、項燕，從民欲也。袒右，稱大楚爲壇而盟，祭以尉首。陳勝自立爲將軍，吳廣爲都尉，攻大澤鄉，收而攻蕪湖，下……行收兵，北至陳，車六七百乘，騎千餘，

卒數萬人攻陳……入據陳……陳涉乃立爲王，號張楚。當此時，諸郡縣苦秦吏者，皆刑其長吏，殺之以應陳涉，乃以吳叔爲假王，監諸將，以西擊滎陽……秦令少府章邯免鄆山奴產子，悉發以擊楚大軍，盡敗之……田臧矯王令，殺吳叔……章邯又進兵……陳王之汝陰，還至下城父，其御莊賈殺以降秦。陳勝葬碭……會項梁立懷王，孫心爲楚王……陳勝雖已死，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，由涉首事也。（史記陳涉世家）

世家

項籍，下相人也，字羽。初起時，年二十四。其季父項梁，梁父卽楚將項燕，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。項氏世世爲楚將，封於項，故姓項氏……項梁殺人，與籍避仇於吳中……籍長八尺餘，力能扛鼎，才氣過人。雖吳中子弟，皆已憚籍矣……陳涉等起大澤中……會稽守通謂梁曰：『江西皆反，此亦天亡秦之時也。吾聞先卽制人，後則爲人所制。吾欲發兵，使公及桓楚將。』是時桓楚亡在澤中。梁曰：『桓楚亡人，莫知其處，獨籍知之耳。』梁乃出誠籍，持劍居外待。梁後入，與守坐曰：『請召籍，使受命召桓楚。』守曰：『諾。』梁召籍入，須臾，梁胸籍曰：『可行矣。』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。項梁持守頭，佩其印綬，門下大驚擾亂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，一府中皆懾伏，莫敢起。梁乃召故所知豪吏，諭以所爲起大事，遂舉吳中兵……（同上項羽本紀）

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，姓劉氏，字季。父曰太公，母曰劉媪……高祖爲人，隆準而龍顏……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產作業；及壯，試爲吏，爲泗水亭長。廷中吏無所不狎侮……高祖以亭長爲縣，送徒鄆山，徒多道亡，

自度比至皆亡之。到豐西澤中止飲，夜乃解縱所送徒曰：「公等皆去，吾亦從此逝矣。」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……亡匿，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……陳勝等起，斬……沛令恐，欲以沛應涉，掾主吏蕭何、曹參乃曰：「君爲秦吏，今欲背之，率沛子弟，恐不聽。願君召諸亡在外者，可得數百人。」因劫衆，衆不敢不聽。乃令樊噲召劉季。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。於是樊噲從劉季來，沛令後悔，恐其有變，乃閉城，城守欲誅蕭曹。蕭曹恐，踰城保劉季。劉季乃書帛射城上，謂沛父老曰：「天下苦秦久矣，今父老雖爲沛令守，諸侯並起，今屠沛，沛令共誅令，擇子弟可立者立之，以應諸侯，則家室完，不然，父子俱屠，無爲也。」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，開城門迎劉季……乃立季爲沛公。（同上高祖本紀）

（十一）漢初諸臣，惟張良出身最貴，韓相之子也。其次則張蒼，秦御史，叔孫通，秦待詔博士；次則蕭何，沛主吏掾；曹參，獄掾；任敖，獄吏；周苛，泗水卒史；傅寬，魏騎將；申屠嘉，材官。其餘陳平，王陵，陸賈，酈商，酈食其，夏侯嬰等，皆白徒。樊噲則屠狗者；周勃則織薄曲吹蕭給喪事者；灌嬰則販繒者；婁敬則輓車者。一時人才，皆出其中，致身將相，前此所未有也。蓋秦漢間爲天地一大變局，自古皆封建諸侯，各君其國，卿大夫亦世其官，成例相沿，視爲固然。其後積弊日甚，暴君荒主，既虐用其民，無有底止，強臣大族，又弑篡相仍，禍亂不已。再并而爲七國，益務戰爭，肝腦塗地，其勢不得不變。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，一時亦難遽變。於是先從在下者起，游說則范雎，蔡澤，蘇秦，張儀等，徒步而爲相；征戰則孫臏，白起，樂毅，廉頗，王翦等，白身而爲將。此已開後

世布衣將相之例……秦皇盡滅六國，以開一統之局，使秦皇當日發政施仁，與民休息，則禍亂不興。下雖無世祿之臣，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。惟其威虐毒痛，人人思亂，四海鼎沸，草澤競奮。於是漢祖以匹夫起事，角羣雄而定一尊。其君既起自布衣，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，立功以取將相……天之變局，至是始定。然楚漢之際，六國各立後，尚有楚懷王、心、趙王歇、魏王咎、魏王豹、韓王成、韓王信、齊王田儼、田榮、田廣、田安、田市等。即漢所封功臣，亦先裂地以王彭韓等，繼分國以侯絳灌等。蓋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事，不得而遽易之也。乃不數年而六國諸王皆敗滅，漢所封異姓王八人，其七人亦皆敗滅。則知人情猶狃於故見，而天意已另換新局，故除之易易耳。而是時尚有分封子弟諸國。迨至七國反後，又嚴諸侯王禁制，除吏皆自天朝，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，又多以事失侯。於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，始蕩然淨盡，而成後世徵辟選舉科目難流之天下矣……（廿二史劄記）

（十二）叔孫通者，薛人也。秦時以文學徵，待詔博士數歲……亡去之。薛已降楚矣。及項梁之薛，叔孫通從之，敗於定陶，從懷王。懷王爲義帝，徙長沙。叔孫通留事項王。漢二年，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，叔孫通降漢王。漢王敗而西，因竟從漢。叔孫通儒服，漢王憎之，迺變其服，服短衣楚製。漢王喜。叔孫通之降漢，從儒生弟子百餘人，然通無所言進，專言諸故郡盜壯士進之。弟子皆竊罵曰：『事先生數歲，幸得從降漢，今不能進臣等，專言大猾何也？』叔孫通聞之，迺謂曰：『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，諸生寧能鬪乎？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，諸

生且待我，我不忘矣。」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，號稷嗣君。漢五年，已并天下，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。叔孫通就其儀，號高帝。悉去秦苛儀，法爲簡易，羣臣飲酒爭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劍擊柱，高帝患之。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，說上曰：「夫儒者難與進取，可與守成。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。」高帝曰：「得無難乎？」叔孫通曰：「五帝異樂，三王不同禮。禮者，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。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，謂不相復也。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。」上曰：「可。試爲之，令易知，度吾所能行爲之。」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，魯有兩生不肯行，曰：「公所事者且十主，皆面諛以得親貴。今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傷者未起，又欲起禮樂，禮樂所由起，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。吾不忍爲公所爲，公所爲不合古，吾不行。公往矣，無汙我。」叔孫通笑曰：「若真鄙儒也，不知時變。」遂與所徵三十人西，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，爲錦萐野外習之。月餘，叔孫通曰：「上可試觀。」上卽觀，使行禮，曰：「吾能爲此。」迺令羣臣習肄。會十月，漢七年長樂宮成，諸侯郡臣皆朝十月。儀先平明謁者治禮，引以次入殿門，廷中陳車騎，步卒衛宮，設兵張旗志，傳言趨，殿下郎中夾陛，陛數百人。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，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，大行設九賓臚句傳。於是皇帝輦出房，百官執職傳警，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。自諸侯王以下，莫不振恐肅敬。至禮畢，復置法酒，諸侍坐殿上，皆伏抑首，以尊卑次起上壽觴。九行，謁者言罷酒，御史執法，舉不如儀者，輒引去。竟朝置酒，無敢譴諱失體者。於是高帝曰：「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。」迺拜叔孫通爲